

| 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 |

# 丁玲文集

下

DINGLING WENJI



这些特别的女性，在男人做为主宰的社会里并没有刻意去追求更多的个人享受，但她们，用自己的笔，刻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——  
那是女人的“味”，那是个性的“香”，那是精神的“美”，那是智慧的“光”！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丁玲文集/丁玲著;唐文一选编. 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  
1998.2

(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/傅光明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402 - 1090 - 8

I. 丁… II. ①丁…②唐… III. ①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- 选集  
②散文 - 中国 - 现代 - 选集 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9377 号

责任编辑:梁 歌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7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

700 × 1000 毫米 16 开本 24 印张 400 千字

2007 年 6 月第 2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(上下) 90.00 元



# 目 录

## 小 说

- 梦珂 ..... (1)
- 莎菲女士的日记 ..... (38)
- 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 ..... (74)
-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(之一) ..... (81)
-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(之二) ..... (111)
- 韦护 ..... (149)
- 水 ..... (247)
-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..... (279)
- 我在霞村的时候 ..... (289)

## 散 文

- 素描 ..... (307)
- 仍然是烦恼着 ..... (311)
- 五月 ..... (313)
- 到前线去 ..... (317)
- 彭德怀速写 ..... (320)
- 河西途中 ..... (322)
- 临汾 ..... (327)
- 孩子们 ..... (331)



冀村之夜 .....	(334)
秋收的一天 .....	(339)
风雨中忆萧红 .....	(347)
三日杂记 .....	(351)
躲飞机 .....	(363)
我们永远在一起 .....	(366)





胧呢。他看表，还只四点钟，回去是太早了，但又无事可做。他再望这些同事们，觉得还不如那门房老头儿说话有趣味。他无法了，只好站起身，做出一副要走的神情，其中一人便赶忙为他找帽子，另一人便模仿着感叹的声音说：

“唉，韦先生，你简直太忙了呢。”

韦护不禁显出苦笑来，但是却极亲热的与他们周旋了一会才急急的离了学校。既到了马路上却又彷徨起来，不知往哪儿走才好。最后还是不觉的向浮生家走去，最近浮生夫妇之于他，仿佛有很亲近的意味了。

一到门边，便听着有那响亮的笑声，他不觉心一动，脚就踌躇了，想退回去。不过他为了一种自负的情绪，他不愿怕什么，所以还是带着一副好的气氛走进去了。他将他的大的满的皮包向桌上一贯，转脸向丽嘉笑道：

“还生气吗，小姐？韦护今天特来陪罪。”

他伸过右手去，仿佛也很倨傲的样子，但眼睛却故意的狠狠的瞅了她一下。

丽嘉将右手放到他手中，柔声的说：

“不懂你的话。我并没生谁的气。只怕你一赌气，不理我们了呢。”她并没有躲避他的眼光。

他又去拉珊珊的手，珊珊却无力举起手来，她说不出有许多抑郁，她一点也不像从前锋芒了。

雯用手指刮着脸去羞丽嘉，露出一副疑问的笑脸，意思是说：“没有生过气吗？”浮生也笑着，一半解释，一半安慰的道：“完全小孩子，哈哈……”

丽嘉简直不在乎，她坐到韦护坐的那张大沙发上，很亲昵的同他说到生活的一些小事，她当面诽议浮生他们的生活太单调，太不艺术，她说到他们的种种无生气，她又仰慕的问到他在北京的情形，那些女同志一定都非常自由，非常快乐，她真羡慕她们。韦护也说她们好，因为她们有事做，她们有信仰，

她们走上了一种固定的生活轨道，总之她们是不会有许多烦恼的，而且生来便不如南方的女人多感慨似的。

珊珊听来觉得有许多刺耳的地方，而且觉得她朋友的牢骚说得太过分了一些，她忍不住说道：“这只是因为太闲了的缘故，一个人成天不做事，仅用脑子乱想，自然就有许多不如意的事了。中国女人，完全因为是没事给她做呀！”

韦护心里想：“我却实在忙呢，然而也不安定得可怕呢。”

正为了有人说他生活方法不够好的浮生，心里有点不痛快，他反对他们，拿起他的书本在桌上拍得很响的说：“什么‘生活’？这只是一些诗人们的话，而且是有钱的人才能讨论的问题。我呢，是一切都不知道，也不过问。只知道就这样忙迫的过去，一直到死。人是不会想到什么烦愁的。”

“哼，然而在工作中也会为了一点小到可笑的事同雯同爱人吵起架来，还要别人劝和呢。”

“那并非这个意思。你不知道，……”浮生无力的辩白着。

“总之，一切都太平凡了。我厌弃这一些不动人的故事。”丽嘉不耐烦的叫着。

韦护解释道：“本来是平凡。人并不是超然的东西。但是，得有动力。譬如我们就是架机器吧，我们有信仰，而且为着一个固定目的不断的摇去，可是我们还缺少一点燃料呵！人是平凡得很，正因为此，却不能不常常需要一点这助动的热力呀。浮生，你是成天忙着的，我也成天忙着，但是你能给我一个确实而满意的回答吗？我们一切生活的主宰到底是什么？”

浮生吓得把眼睛张得很大，不知说什么好。他只想喊：“你有神经病，你简直有神经病！”

“对了，韦护！我相信你，你懂得只有比我们更多的。我们总是缺少一点什么东西。若将我们生活的经历打开来，真不能使读的人会有什么激动的。无味愁烦和苦痛，哪里是生活的病呢？韦护！我们到底要怎样才能弄得使我们好玩点和充实



点？”

韦护用一种极同情的眼光望着她。珊珊只是不安的巡回望着他们两人，时时噓着气。及至韦护征求她的意见时，她竟无所措手足的呐呐着。

韦护已经了解，他已从丽嘉那里取到了一种精神上和思想上的信用。他很兴奋，他又本不缺少那好的谈锋的，于是他将这情形维持到更好的局面。在这里浮生夫妇没有插嘴的余地，而珊珊也像身体不好，缺少说话的趣味。韦护观察到她的后颈边，有一颗极圆的黑痣。而当她笑的时候，又现出两个笑涡来，一大，一小，一个在颊上，一个在微微凹进的嘴角边。那两片活动的红唇，真也有点迷人呢。于是他倒常常静着，只听她说话。

直到浮生的晚饭摆上桌了，大家才知道时候已不早，是应该告别了。

韦护执意要回家去吃自己的饭，所以他先走了。

不过在丽嘉和珊珊也寂寞的走回间壁后不久，他却又沉闷的走了转来，他握住浮生的手说：

“请你原谅我，我发挥了一些那样可笑的论调。但是我很明了，我不是那样怠惰的人，想你也相信。只是我近来真仿佛有点神经变态，你看，我从前那么忙，每天还能写五六千字，到现在却只能写两千字了。然而我会振作的！我现在将这些话告诉你，因为我把你，也只有你是我在国内最好的朋友。”

浮生并不了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只是更紧的握着他，显得又感激，又替他难过，反做出一副乞怜的样子说：

“唉，我晓得，你一定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吧，我看，你休息几天，学校方面，我可以替你做。”

“那倒不必。好，你们吃饭吧，我回去了，晚上还得写文章，因为《青年周刊》无论如何明日得付排。好，不必介意我，浮生若得空，下期翻点稿子给我，要切用，又不要太长



了。若能写就更好。好，我走了，明日见。”于是他快快的向门外跑去。

浮生还想拉他吃了饭再走时，也来不及了，只凝望那消去的后影，觉得那影又为工作劳苦得瘦了好些，想起他那样不辞劳苦，而又诚恳的从不叹气皱眉的干着，犹不免一部分同事的非难，真为他难过。相形起来，反觉得自己平日的固执和暴躁，竟能邀得别人的谅解，真是幸遇的事。因此他更同情他了。“韦先生”这外国名儿，是大部分同事单应用在这位懂得外国礼节的韦护身上的，然而意义却全因用的人而变得不同。

## 六

韦护离了浮生的家，一人冷清清的落在马路上，说不出的对于自己的嫌厌。他在心里重重的打自己的耳光，这悔恨又并不象浮生所说的那些话的意义，是完全懊悔，怎么又会向浮生，那老实人说一些那末疯疯癫癫的话。本来别人并没有觉出你有什么病，若是一解释，反使人生疑了。若是浮生知道了，或是雯，女人总容易了解，说是我，韦护怎么了怎么了，一嘲笑开去，唉，那真糟！他又悔，为什么竟忘了一切，同那末一个小姑娘，多幼稚的人谈讲得那末有劲？真太愚蠢了。他越懊恼，他就越兴奋，又越对这兴奋起着反感。他心里说：“韦护！忘掉这一切吧，让魔鬼拿去，你去想一点别的重要的事！”

他意忘记坐车了，走了好久才到家。

那表亲，一个洋行里的办事员，近来因为事情颇得意，已吃得有点发胖了，走到阶边来迎他：“呵，来得正好，你今天迟了好些时呢。我也因为有点事刚回来。好，喊他们开饭吧。”

他颓唐的倒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呻吟的说：

“人有点不好过，不想吃饭。”

房东很殷勤的周旋他，亲自倒了一杯白兰地，说吃了会好点。房东太太也来了，一个虽说颜色稍黑，然而却很健实，又



很懂一般太太们的风情的女人。他只好顺从了他们。吃饭的时候，房东仿佛打趣般的正经向他说，他实在应当找一个如意的太太了。房东太太也毛遂自荐的说是愿意帮他忙。然而他只好笑了。说住在这有好主妇的家里，便非常满足，竟忘记太太的事了。若是承情帮助，也应当找一个像这贤惠主妇一模一样的他才要。男的好像受了奉承，就更乐了，女的则横眉一笑。于是这从未使他稍稍留意的女人，也好像使他心动了。他勉强欢笑着敷衍了一会，才离了那对夫妇，回到自己的房子里来。

照例他抽了几支烟，但将稿纸摊开了好久之后，还不能写一个字。他努力镇压住自己的感情。他疑心完全是因为他走了太多的路的缘故，他想早点睡只是又找不到瞌睡了，而且连书也懒于看。他从那秘密的抽屉中，取出那些珍贵的诗稿来，翻来复去又看了一遍，觉得有些确实写得很好，有许多都是在前两年所不能体会出的情绪。不过他不愿将这些他得意的成绩拿去发表，因为只能给一伙没有修养的人作嘲讽的谈资的。他重将这些东西收藏后，便再也找不到别的可以混去时日的的事情了。无论在心中他是怎样的在喊着：“明天要发稿呢！难道你存心延期吗？”但他仍然不能执笔。时钟还只到九点半的时候，他就张眼望着天花板躺在床上。天花板上被那红色的小沙灯反映出许多画着大圆形的黑影，像一个大的、散漫的花朵，他从那些破碎的花瓣中，最先看见了一些他的不明显的意识。多么可笑的意思可，他闭下眼皮来，愿意这影像消灭去，这会使得他不由的要生出惭愧之心来的。但是一些另外的，便在他合拢的眼前跳跃起来了。那逝去了的，曾经陶醉过他的甜蜜。唉！怎么这些本已成为毫不可恋的一些影子，也变得很能诱惑人的在扰乱他，而且使他痛苦。他又厌烦的把眼张开，而那丽嘉，一点没有错，太像那姑娘了，简直就是那副神气望着他，像问他要什么东西一样。他心里想：“唉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！难道……”接着他便否认了，决不会的。那姑娘决不会把他放在



心上的。若果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，自由主义者，或是一个音乐家，一个诗人，他都有希望将自己塞满那处女的心中。然而，多不幸呵。他再也办不到能回到那种思想，那种兴趣里去。他已经献身给他自己的不可磨灭的信念了。而这又决不能博得她的尊敬的。他想起那最初见她时的一切了。她是那样侮辱了柯君，而且那样不胜其讽刺的问到他，“哼，是同志！”若不是因为他是《我的日记》的作者，而他又幸而还勉强应付了过来，她简直不知早就怎样在显示她的傲慢的技术了。他又重新想过一遍她所说的一切的话，他证实了他是怎样的不能给她以人格上的刺激和满足。但是那眼光，唉，为什么在刚开始时，她就那样仿佛欲吞灭人的望着他。而且今天，更使人疑惑的亲切了起来。他越想，越不解。越不解，就越想，竟至有时忘形起来。他不知所以的在床上滚着，几乎将那小几上放的茶杯和水瓶都碰倒了。

总之，这是事实，丽嘉已一反旧日狂狷的态度，她很坦然的同他谈过她自己的无聊的生涯。讲过一切像是属于大众的希望，她很信仰他，她并不暴躁，而且她并没有将他视为一个她所歧视的人。韦护再想想，他实在没有拒绝她的理由。她实在可以做他的一个好朋友。他有许多思想只能给她知道，那些脑筋简单的人是不配了解的，而且也只有她的那些动人的态度，才能引起他有裸露出衷心的需要。他要将她搂过来给她一个拥抱才好。他最后放胆的想“她真可爱”时，他就用力的向空中那幻影的嘴唇上大大吻了一下。

## 七

这时丽嘉也正在被一种矛盾的思想所纠缠。她觉得她自己简直是太不懂事了，为什么要向韦护一个初次相识的人，将自己的一切生活上的不满足给他瞧，使他在这裸露的天真的人格上任意观览，将一些不真确的（就是说并没有真真了解）概念



了去。他一定看出她实在很柔弱，很贫乏；也许现在正同人说到她，且嘲笑起一切女人来了。她不安的向和衣斜躺在床上的珊珊说：

“珊！你为什么老不同我说点亲热话，是不是有点生我的气？我真值得你恨的。你看我会将韦护当成那样一个朋友看，我实在太不顾虑和太不矜持了。你晓得的，我并不是说人应当虚伪点，只是不应到处向人发牢骚。能了解你的呢，他还给你点同情（然而这也够可耻），否则，只能给人拿去做笑谈了。尤其是我们，一个没有职业的姑娘，真该留心给人的印象是不能太坏的。任人恨也好，恼也好，怕也好，只是不要让人看不起，可怜可欺就好了。珊，你说呢，是不是我今天太老实了？而且到底——唉，你看韦护到底是怎么一个人？”

珊珊也有珊珊的苦恼。她比她朋友稍微大一点，百事都忧郁一点。在人情上，她自然比较的周到。她有一颗玲珑的心，她能使人越同她住得久，越接触得深，越能发现她的聪明和温柔的韵致，然而在表现上，无论她怎样锋芒，也及不到她朋友的这方面的天才。她有一种中国才女的细腻的柔情，和深深的理解。她只说：

“你，相信我吧。我不会对你说假话。你并没有什么不对。你欢喜哪样就哪样。我只是有点不舒服。我实在无生你的气的理由。”

“为什么你还是这样态度？而且你不答复我的话？我要你说那‘韦先生’是怎样一个人！”她跳到珊珊床前去，她将自己的脸去遮住珊珊的视线，她不肯让她再逃避开去。

珊珊坐起身来，握住她的手说：“嘉！我不希望我们将别人讨论得太多了。他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而且，韦护，我真不能了解他呢。也许他是好的，他是对的，他比一切我们相熟的人的见解都高明，但是我们何必这样无穷尽来说他呢？你说你悔，你不该将他看得太亲近了，然而这样不疲倦的老研究着

他，不更觉得是将他的意义更看得不同了吗？我不反对你任何提议，我只不愿他，韦护，来占领我们整个时间。我看你从转来到现在，他的影儿都没离开你脑子的。”说到这里她便笑，用手去抚摸丽嘉，“这真不值得！”

“真的，我仿佛老不能忘记他。这确不值得，确值你来笑。不过他太会说话了，你未必能否认这一层。想想看，在我们初次见面，他就能将我们的顽固的心，用语言融洽了下来。而且在今天，喂，他那种态度和话语，我几乎疑心只有他能了解我了。你几时看到我曾同一个什么初次见面的人谈到这些话，固然是由于我太不检点了，然而，却也因为他有引起我说这话的兴趣和需要啊。现在，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了。我将如你所说的‘不值得’，我不愿再多想到他。”

珊珊不愿再继续这谈话，故意扰开些，慢慢便说到浮生，珊珊说他是好人；丽嘉承认，且说他很可爱，但是她永不会爱如此的男人，只有能为好母亲的雯才能同他住。她说：“你看那傻样儿，有时真使你觉得他可爱，可是，这是不关紧要的。若是这是你爱人，成天当着人这样，给别人笑，你可真受不了。我喜欢他，因为他有许多特别的地方使你不由要发笑。我也将他当个好朋友，因为他真是诚恳极了。只是，我们真难了解，他只将我们看作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孩子，他永不能知道我们究竟是怎么一个人。”

话说到这里便停顿了。仿佛想起：“谁能知道我们究竟是怎么一个人？”

但是话仍然继续下去，她们说到雯，又说到毓芳。她们意见总还能一致，然而态度却不同。珊珊无论如何，对于同性的宽容，较她朋友能大些。

直到夜深了的时候，眼皮提不起，瞌睡来迷了，才终止了争辩。丽嘉糊糊涂涂的脱了衣，爬进床的里边去。不久，便只听到那微细的匀整的呼吸了。





珊珊没有睡着。她愿意认真念点书，可是不知从什么地方努力。这位教授讲一点翻译的小说下课了，那位教授来讲一点流行的白话诗，第三位教授又来命他们去翻一点不易懂的易经和尚书，到底这有什么用？她本来对文学很感到趣味，谁知经先生这末一教，倒反怀疑了。还只听了一个星期的课，便仿佛感到很无聊了。她不能再像往日一样能和丽嘉毫无忧心的游荡。她看见她朋友在那末兴奋的谈了一回话之后能那末香甜的睡去，她真认为是可羨的事。她异常爱惜的将被替她再盖好一点，又闭着眼，数那匀整的呼吸去试着睡，好久，才稍稍睡着去。

不过一会儿天就亮了。弄里响起一些铁轮的车声，赶清早装运垃圾的，珊珊醒了。她很难受的辗转着，头又晕，眼皮又重，她需要睡眠，却又不能睡，她只好张开眼来望天色。天色已由朦朦的，变成透亮了，一定是好天气。房里还有一盏夜来忘记捻熄的电灯，讨厌的黄光照着。珊珊不愿起来关，又合眼躺下了。她不知挨了多久，听到楼下客堂的钟响了七下。她觉得应该振作，应该上课去。于是她起身了，摸摸索索的做着一切事的时候，才把那酣睡的丽嘉扰醒。于是这小房的空气全变样了。她总是感到有浓厚的兴致，给予珊珊许多向前的勇气。她蜷坐在被窝里，用愉快的声音赞美珊珊的柔细的发和那又圆又尖的下巴。她常常好像刚发现一样惊诧的问她：“珊！真怪，怎么你的发会那么软而细，你小时一定没剃过的。真好看，像一个外国人的头。而且，你照一照镜子罗，那小下巴简直和沙乐美的一个样子，那皮亚词侣画的。唉，我真爱它呢。我也得有那么一个就好。哼，明天把这丑的削了去。”等不到别人答应，她又叫起来了：“呀，好香呀，你看这盆桂花都快谢了，却还香呢。唉，珊，我说又快要买菊花了，只是菊花我并不喜欢。”

她就这样常常同珊珊成天讲话。当她睡足了的时候，更高

兴。她在珊珊面前毫无忌惮，有时还故意扰得珊珊不能做别的事，她就快活。她又在想法使珊珊缺课了。因为珊珊到学校去后，她太寂寞。但今天珊珊是下了决心的，她柔声的向她说：“我要走了，八点钟有课。你无事，可以多躺一会儿。起来看看书，我就快回来了。以后我们想个法子，不要这样空玩就好。嘉，我们已不小，我们得凭自己的力找一条出路。我们对将来还有一点意见，等我回来后我们再谈。”于是她一点也不觉得有体贴朋友寂寞的必要，快步出去了。

## 八

剩下丽嘉一个人蜷坐在被窝里，带点失望的惆怅，想到她朋友，仿佛有点恼她一样，但随即谅解了：“为什么要缺了课，在家里陪我玩？既然是诚心老远跑了来，又花了那么多的听讲费。自然，她是对的，我太自私了。”于是她又笑了，斜身靠在枕头上预备再睡，忽的想起珊珊说的“你无事，可以多睡一会儿”来，不免有点惭愧。但是她转念一想，未必去坐在讲堂上听别人念两段书，便算得是什么事，而且到底上了课的人会有什么与自己不同？她不能相信去上课便有什么了不得的意义。她始终找不到兴趣能在课堂中呆坐，她说（在心里说）：“与其在那儿受闷，宁可独自躺着乱想。”她便又很安心的躺着了，而且乱想。她想了许多，将毫无关联的事接在一处。事情并不精彩，又不重要，不过她却感到很有趣。从某一种事体联想开去，一秒钟里便有许多不同的影像旋回过了。但是常常不拘在某种事体中，忽的会跳出一个影子，像韦护；她接着去审视那影子时，便又模糊了。她几次都这样叫，几乎叫出声来了：“怎么我老记不清他那样儿，到底那眼睛，那鼻子怎么生法的？”然而她真记得，那眼的光，探求的，那笑容，多么做得毫不懂拘束的呵，并且那态度，她就从没遇到有比他更动人的。自然，他并不是美好得很，高贵得很，或是豪爽得很，他



只是那末一种不带酸气的倜傥，微微带点惹人的沉静，就全凭这个来打动人的心。丽嘉又温习一遍他所说的一切。没有错，他将她的意思引伸了，他补充了许多她未说出和未想到的话。他又说他的意见，那全与她一样，只是更具体，更确定，更将她引向他了。她竟会想起：“珊珊也决不会能知道我如此之深的。”她再去想别人，便都觉得俗气了。她只愿再见他，即使说一点小到比什么还可笑的事，也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极满意的解释。她跳起身预备跑到浮生家里去，在那里准可会到韦护的。有一种直觉，使她断定，若是韦护不逃避她，那他一定也要不断的往这里来。她不觉笑了。她笑她自己所料的决没有错，她又笑自己太急了，但是她仍然急急的穿衣服，要早早的到浮生家去，或是别的地方去，这小房子不能使她逗留了。正在这时呀的一声，门大开了，露出珊珊的头。珊珊望到她那慌慌张张的样子便问：

“急什么？你要怎样？”

她有点不好意思，仿佛被别人窥破了什么秘密似的，倒在床上大笑起来，她说“你晓得的，我预备出去玩，这房子太寂寞了，你又不在家，我真无聊透了！”

“既然想玩，我陪你，只是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她不便说出浮生家，而且现在浮生家里也无味，既然珊珊回来了，她是可以不出去的，所以她懒懒的答道：“我也想不出地方。”

珊珊会意的一笑，坐到床上去：“那就不出去，还是我们来谈谈，我缺了两个钟头课，就是为不放心你。”

“呵，你太好了！依我看，你不必去了吧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我们两人都去，你，得找事做。我呢，你不去，我也坐不牢，总惦记你太寂寞了，怕你心焦。而且，嘉，我真需要你给我兴趣和勇气，我自己常常都觉得奇怪，百事一有你那样高高兴兴的在旁边，我才更感到那事的意义。若是你



一反对，我好像也灰心了一样。自然，这怪我太不能忍耐了。只是，嘉，我不是说你，你不免有点任性，若像你现在这样玩，你将来一定要后悔的。我只希望你能同我一块念书，我好，你又何尝不好。”

丽嘉作了一个难看的怪样子打断了这谈话。她有一种最不愿意的事，便是想到她眼下最须解决的问题。她厌倦了学生生活，无耐心念书，然而又无事给她做，她又不愿闲呆着。她有许多不成理由的理由，没有一个人能了解她，原谅她的。她也想过，但是她所想的都是梦，她知道行不通，所以苦恼得不愿讲到这事了！她一听珊珊说到这里，便忍不住要皱眉，不过一当珊珊看见她怪脸后，她便觉得很对不起她，所以她随即笑着道：

“唉，又来了！你不是已经说过吗？明知无效果，还要来碰钉子，看你这人罗！我，你尽管放心，我不愿负你不能安心念书的责任。好，珊，你既然缺课回来了，我们还是出去玩玩吧！”

但是珊珊却仍旧要将话题继续下去。她说，不错，她曾劝她一同上学校，不过意义完全两样的。以前呢，她完全是自私，她愿她朋友能为她作伴。但现在，她是为着她朋友着想的。她肯定的责问她：“你敢说我们能懂些什么？虽说处处我们都显得很聪明，我们同别人谈讲艺术，谈讲种种问题，以及一切细小的日常生活，而且我们还是多么做得看不起那些谈讲不来的人。但是，到底我们思想的根据在哪里，我们到底懂了那些没有？没有呀！我们没有潜心读过几本书，我们懂的全是皮毛。我们仿佛是在骄傲，然而却一定有许多内行人在讥笑我们了。这些呢，过去了！我们本来是太幼稚了。我也原谅这些，只是现在，嘉！我们都已经有二十岁，而且，看一看这社会，是不是还能准许我们游荡，准许我们糊涂？我们总得找出一条路来。但是，我不敢说，不多读点书，会能找到一条顶正



确的路！”

丽嘉始终摆去一副玩笑的样子，不将那些话当真经请听。时时找她朋友闹着玩，又打岔去问一些不关紧要的话。到后来，看到她朋友认真了，不好不理她，只好点着头，其实她还是希望这些能早点结束的。但是当她听到她朋友发出那末一些责问之辞时，她忍不住很气愤了，她大声抗争着：

“错了！你简直错了！也许这能应用到你自己身上，可是你不该将我和你说在一起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：你既然知道这社会已不准你再游荡，那，也就未必还能准你读书！你说，年纪大了，要找条出路，但是你认不清那最正确的，所以你要靠书来帮忙，但是书太多了，路也因为书更多了，你将更认不清你应该选择的那条路，你将永远走不上一条路的。人只是应该向前走，走不通了，再来，那才会有一条真正的路，你不是几次都感叹你太不懂得什么了么？你不是觉得你对于一切问题，都只能讲点皮毛么？但是，读书吧！读那些白话诗吧，你就会懂的！哼！不行，我告诉你，这一切都得实实在在去经验。你不懂这个社会，你便读尽天下的书，你仍然只是一个误解！唉！得了，我们不讲这事了，你看你还那般像演讲似的来教训我，我会不会觉得有笑你之必要？吓，珊！我真要笑了！”

她便纵声的打着哈哈。第一次，她将朋友当做了敌人。

另外那个被嘲笑的，自然也把脸变红，她不能忍受这无礼，她坚持着她的意见，她要纠正那错误，她不惮烦再解释且申叱她了。

慢慢的，都忘记了那重要的一点，只在寻求一些精彩的深刻的讽刺，互相抛过来，要打击对方的心。

珊珊说不出的难过，这局面真不是她能臆想的，她纯粹一副好心，她抱着希望的；然而现在呢，她不图在她们的友情中，会产生这可怕的事实来。她真想痛哭了，但是她忍着，她